

庐山宗教

史话

庐山矗立在长江岸边，鄱阳湖畔，一山飞峙，博大雄奇，俊伟诡特，唐代诗人李白誉之为“真天下之壮观”。鄱阳湖古称宫亭湖，《尔雅》云：“大山曰宫”，无疑远古时期庐山就被视为大山。

张国宏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庐山宗教

史話



张国宏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庐山宗教史话/张国宏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6

ISBN 978-7-210-05443-6

I. ①庐… II. ①张… III. ①庐山-宗教史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1900 号

书名:庐山宗教史话

作者:张国宏 著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编辑部电话:0791-86898283

发行部电话:0791-86898815

邮编:330006

网址:www.jxp-ph.com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4.75 字数:200 千字

ISBN 978-7-210-05443-6

定价:29.00 元

承印厂:南昌市印刷九厂

赣版权登字—01—2012—27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言

十多年前,我写过一本有关庐山宗教方面的小册子——《宗教与庐山》。现在回过头来看那本小册子,实在显得有些稚嫩与浅显,有许多意犹未尽、欲言不到的缺憾与不足。

宗教是个大课题,也是个大问题。于庐山而言,宗教是一个值得不断去挖掘的富矿。离开宗教去看待和研究庐山的历史是不足以还原和透视“庐山真面目”的。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己之力所能够承担与完成的,充满着艰辛与困难。但做比不做好,多做比少做好,权且当作一个大山之子对养育自己成长的庐山的一种依恋与挚爱吧!也正因抱着此种心态,我的写作过程才能保持执着而轻松、坚持而不浮躁,不求真知灼见,但求真凭实据,不求获得物质利益,但求享受精神自由。

宋代文学家苏轼写过三首与庐山有关的诗。1084年他第一次来庐山就留下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横看成岭侧成峰,到处看山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似一首富有哲理的审美诗,恰是一首参究佛理的禅味诗。难识庐山真面目的无奈,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惘,参而未悟的烦恼与困惑纤毫毕露,跃然纸上。时

隔几年,参而有悟的苏轼在杭州落笔赋诗:“庐山烟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来无一物,庐山烟雨浙江潮。”再识庐山,恍然有悟,原来庐山是那么真实而具象地存在着。又过了几年,自以为参禅彻悟的他不无得意地向方外之友东林寺高僧常总交上了一份作业:“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四万八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看山非山,观水无水,烟雨庐山无非空灵一片,空无一物。参禅如此,写作亦然。初习者雾里看花,难明就里;浅入者兴趣盎然,登堂入室;深入者平淡无奇,豁然开朗。我自以为处在有兴赏花、无力破竹的阶段,正所谓“赏花赏到半开处,饮酒饮至微醉时”,离看花不是花、饮酒不为酒的境界还相距甚远。《庐山宗教史话》正是这半开的花,不耀眼,不注目,虽然没有为之一亮的惊艳,但也存几分孤芳自赏的淡定。

于我而言,庐山的历史和庐山的宗教历史是一块自留地,要努力地去耕耘,享受劳动的快乐与精神的愉悦。足矣!

张国宏

2011.9.20

目 录

第一章 混沌与觉醒——三国前的庐山原始宗教 / 1

一、神仙之庐 / 1

二、杏林春暖 / 3

三、其神安侯 / 4

第二章 凤凰涅槃——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庐山宗教 / 7

一、风流天下闻 / 7

二、望东林皆鼻祖 / 10

三、白莲社里有高贤 / 12

四、经论中心 / 16

五、止烦日简，远器在寂 / 17

六、道教之兴，于斯为盛 / 19

第三章 释道同尊——隋唐五代时期的庐山宗教 / 21

一、分宗立派 / 21

二、寺院迭兴 / 25

三、参禅之侣 / 27

四、第八咏真洞天 / 34

五、琴心三叠道初成 / 39

第四章 鼎新革故——宋元时期的庐山宗教 / 45

- 一、五百僧房缀蜜脾 / 45
- 二、五百僧中得一士 / 49
- 三、每会寮中略问禅 / 55
- 四、学仙之人,与山为徒 / 63
- 五、时传丹篆千年术 / 65

第五章 复兴振起——明代庐山宗教 / 69

- 一、临济一宗,绵衍益盛 / 69
- 二、憨山德清稳坐匡庐 / 73
- 三、达观真可匡复归宗 / 75
- 四、黄龙寺兴,石林社开 / 77
- 五、人无远近,咸走太平宫 / 81

第六章 最后的活跃——清代庐山宗教 / 83

- 一、一生多难爱逃禅 / 83
- 二、新号称禅林 / 88
- 三、石和阳与木瓜洞 / 91

第七章 碰撞与交融——1840 年后的庐山宗教 / 95

一、太虚讲学大林寺 / 95

二、普超刺血写经 / 97

三、月西与莲花禅院 / 98

四、藏传佛教的标志——诺那塔 / 99

五、先声夺人天主教 / 100

六、独占鳌头基督教 / 102

七、昙花一现东正教 / 103

八、勉趋气象大同之域 / 103

第八章 五教同山——新中国成立后的庐山宗教掠影 / 107

附录一 宗教人物 / 109

附录二 寺院、宫观、教堂 / 181

附录三 佛教宗派庐山传承谱系 / 197

第一章 混沌与觉醒

——三国前的庐山原始宗教

盘古开天,大地混沌。原始先民囿于认识的局限和生存的艰难,普遍敬畏鬼神,崇拜自然。《礼记祭法》说:“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这是远古时期一直沿袭下来并普遍遵循的不变法则。

一、神仙之庐

庐山矗立在长江岸边,鄱阳湖畔,一山飞峙,博大雄奇,俊伟诡特,唐代诗人李白誉之为“真天下之壮观”。鄱阳湖古称官亭湖,《尔雅》云:“大山曰宫”,无疑在远古时期庐山就被视为大山。

大山是受尊崇和礼祀的。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在打败蚩尤后,分封五岳,擢升青城山为丈人,礼拜庐山为使者,庐山进入了被登封礼祀的神山行列。颛顼的元孙钱铿与尧帝是同时代的人,因进献鲜美的野鸡汤给尧帝而被封彭城,人称彭祖。颛顼是黄帝的孙子,彭城距庐山不远,彭祖对使者之名是早有耳闻的,曾经泛舟彭蠡,造访庐山,遍游洞府,以窥圣迹。据说还钓起了两条鲤鱼,化为双龙,冲天而去。

庐山为使者一直受到尊崇,唐玄宗时被拟人



太平宫遗址

化和具体化。开元十九年(731年)八月二十一日夜晚,唐玄宗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梦见一个身着朱衣、头戴金冠的神仙从天而降,自称使者,入宫告知受上帝御旨到人间查访,需要在庐山建馆休憩。唐玄宗遂命善画人物的“画圣”吴道子绘梦中使者像,在庐山建使者庙焚香供养,祀典特隆。这个庙被称作庐山使者庙,也叫九天使者庙,后来发展成庐山第一大观——太平宫。使者俨然成为庐山神灵崇拜和原始宗教的标志。

春秋战国乃至西汉时期庐山不断地被礼祀。北魏郦道元写的《水经注》里有这样一个记载,说庐山立有宫亭庙,庙中山神可化风分流,“分风为贰,擘流为两”,保佑舟旅安全。于是舟行之人过往庐山,必停舟敬祀,以求平安,以示尊崇。元封五年(前106年),汉武帝南巡,经浔阳渡彭蠡,也虔诚地登礼了庐山,并且听说了匡续在山中得道升仙的事情,于是就其旧隐立祠敬祀,敕封南极大明公,把礼祀庐山的活动移植到祠内进行。

有关匡续的传说在庐山很有代表性。匡续,一名匡俗,字子孝,一说是周武王时人,一说是西汉越庐君。他生而神异,天赋异秉,为逃征聘与兄弟六人偕隐庐山,日久得道,白日升仙,人去庐存。时人敬之,世称庐君,山因号“庐山”,亦称匡山、匡庐。匡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充满仙风道骨、神仙方术盛行的时代,秦始皇、汉武帝都热衷于神仙方术和长生不老,乐此不疲,几近痴迷。匡

续的神话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和真实反映,隐隐透露出与神仙方术有渊源关系的原始道教在庐山滋生发育得很早且很好。这一点连与道教不相容的佛教徒也不得不承认。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记》中照录其说,毫不掩饰:“有匡俗先生者,一作俗,出自殷周之际,遁世隐时,潜居其下。或云,俗受道与仙人,而适游其岩,遂托室岩岫,即岩成馆。故后人感其所止为神仙之庐而名焉。”

神仙方士在庐山活动的传闻很多。庐山有个刘越石,就是慧远所称的仙人刘越的居所。据说,当年匡俗应刘越之邀赴此,叩石洞开,一派神仙洞府景象。刘越戴王冠,着红服,延请匡俗饮玉酒,喝延生汤,神清气爽,恋而不舍去。刘越开导道:“子姑去,他日来居未晚也。”出而洞合,今石犹在太平观。唐代人孙迈写有《刘仙石》诗渲染其事:“珍重标前史,名教万古存。谁知刘越石,便是洞天门。变化终莫测,神仙来易论。后来扣处,白日又黄昏。”庐山还有一个卢敖洞。卢敖是秦朝的博士,有方术。为秦始皇求不老之药,没有成功,托故避难庐山洞中,苦心修炼。苏轼或许是听闻抑或是到过卢敖洞,写了两首诗《卢敖洞》和《饮酒台》,其中《饮酒台》一诗写道:“博士好雅饮,空山谁与娱?莫向骊山去,君王不喜儒。”据说,秦时有三个武士唐健威、李德受、宋刁云弃官隐居庐山学道求仙,后不知所终,乡人立三将军祠以寓祀。这些传说很耐人寻味,说明两汉前庐山已然是仙洞灵窟、琳宫珍馆了,神仙方士异常活跃,求仙学道氛围很浓。

原始道教奉老子李耳为祖师,视《道德经》为圭臬。《九微志》记载,老子和方辅同骑白驴入庐山炼丹,得道成仙,人去庐存,故名庐山,又称辅山,这是庐山得名的另一个传说,都与仙道有密切关联。“神仙之庐”由此成了庐山的代名词。

二、杏林春暖

三国时期,般若峰或说莲花峰下住着一位医术高明、道术高深的道士——董奉。他是庐山道士第一人。

董奉,字君异,福建侯官人。以行医之名传道,在民间影响很大,受到下层社会的普遍欢迎。有一个公认并广泛流行的说法,说董奉为人治病,不收钱

粮,只要求病重治愈者种杏五株,轻者一株。杏熟后以杏易谷,周济贫民,这就是“杏林佳话”。因董奉衍生出来的杏字旗早已成为医家标志,“杏林春暖”的成语更是耳熟能详,深入人心。

董奉馆是董奉的修行传道之所,后人改为董真人坛。周围杏树成林,百禽争鸣,群兽嬉戏,一派祥和景象,宛若人间仙境。生活在如此幽雅静谧的环境,董奉得以延年益寿。《真仙通鉴》说他活了一百多岁,容貌一直像三十来岁的人。当然,这与他懂得养生之术也有很大关系。他一生从来不吃五谷杂粮,一日三餐仅以枣果为食,喝少量酒。

董奉擅长用符水治病,这是早期道教符篆派的一个重要传道手段。据说交州刺史杜燮中毒,奄奄一息,董奉用符水和药治之,很快就恢复如初。还有一个人得了疟疾,命悬一线,董奉用符水为其沐浴浸泡,二十天就治愈了。

五斗米道在三国时期很活跃兴旺,教义和理论也渐趋充实。董奉是五斗米道的忠实信徒,是一个坚定的布道者。在庐山太乙观挂有一幅董奉手持《道德经》的画像,说明他很执着地宣扬《道德经》。该经是道家创始人老子写的。五斗米道创建之初就被奉为圣经,在五斗米道的集大成者张鲁手上更是大行其道。

那时的庐山还有一个布道者,名叫余翟。他用三尺布、一斗米、一只鸡、一斗酒作为符术道具,“使人化虎,毛色爪牙,悉如真虎”。这种符术并不是很难,施行也方便。他以行术的方式来传经布道,大大方便了五斗米道在庐山的立足和传播。

董奉是一个孤独的有成就的道士。与他同时期并没有几个道士在庐山留下过传道的印迹。他仙逝后,号称碧虚上监,这是一个仙气十足的名号,后来的道士对此很羡慕,“争似莲花峰下客,栽成红杏上青天”。

三、其神安侯

慧远的《庐山记》是最早记述庐山脉络渊源和人文胜迹的文章。文中记道:庐山“南岭临宫亭湖,下有神庙,即以宫亭为号,其神安侯也”。

安侯,姓安名清,字世高,是安息国(今伊朗一带,亚洲西部古国)的王太子。他将王位让与叔叔,一门心思出家修佛,成为博晓经藏、尤精阿毗昙学的

佛学大师。他于东汉恒帝建和二年(148年)到达洛阳,一住就是30年,主要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由他译出的佛典达到95部115卷。东汉灵帝熹平七年(178年)离开洛阳,云游江南,因为这个时期关中洛阳一带政局动荡,内战不息。

安世高最想去的地方就是庐山,因为跟他一起学佛的同学坐化在庐山,“我当过庐山山度昔同学”。他超度同学的地方设在宫亭庙。据说,同学的亡灵化作了巨蟒,当作神供奉在庙中。安世高用梵语诵念佛经超度,甚是灵验。

种种迹象表明,安世高和他的同学是最早到庐山传播佛教的僧人。宫亭庙是庐山最早的佛教活动场所。以后安世高去了南昌,创建了东寺,开展佛教活动。

庐山山南有一座山叫舍利塔山,凌空拔起,峭丽如笋,山巅卓立一塔,名舍利塔,山因塔而名。塔里供奉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舍利。据刘瓛序云,赤乌二年(239年)有天竺僧人负佛舍利葬于塔中。赤乌是三国东吴孙权的年号,佛舍利葬在这里,说明那时庐山的佛教还是比较活跃的,在江南一带有些名声。

舍利塔建成后,历经劫难,屡有兴废。宋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年)改建铁塔,宋仁宗皇佑二年(1050年)、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先后重修,一直是佛教徒们瞻睹礼拜的圣迹。

塔原高九级,后改为七级六角形铁塔。每面宽三尺,高六丈,刻有浮凸佛像和楞严咒文,刻工精巧,是反映庐山早期佛教活动的金文古迹。它三面临崖,卓立孤耸,高入云表,一览众小,蔚为奇观,与东林寺铜塔并誉为“庐山双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此与日军激战,塔被日军炮火击毁,殊堪痛惜。

三国时期,在庐山一带活动的僧人微乎其微,都是以个人修行为主。慧远在《庐山记》里记载道:“昔野夫,见人著沙弥服,凌空直上,既至,则踞其峰。良久,乃与云气俱灭。”仅是一个销影岩岫、苦志修行的得道高僧,当时的能文之士都觉得他很神异。不与人接的神秘对佛教在庐山的传播是有障碍的,使庐山佛教犹如蹒跚的幼孩在艰难中前行。

第二章
凤凰涅槃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庐山宗教

1921年,郭沫若在泰东图书局出版了一本诗集——《女神》,共五十七篇,其中代表作为《凤凰涅槃》,寓意浴火重生,蜕旧变新。涅槃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境界,是佛教徒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这一目标在庐山得到实现,这是执着追求中的实现,是献身精神的升华。

一、风流天下闻

1928年,庐山来了一位学者胡适,这是他第二次来庐山。他将山上山下的人文胜景浏览了一遍,认真思索并很认真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他1917年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去了东林寺,对其印象深刻,觉得最值得称道、历史最绵长、影响最深远的首推慧远的东林。

栖住庐山是慧远的机缘,也是庐山与佛有缘。慧远本来是受师傅道安之命南下广东罗浮山与师兄慧永会合的,恰遇已在庐山西林寺栖居的慧永,见庐山闲旷,足已息心,更架不住慧永和时任



东林寺

江州刺史的桓伊的敦请而留了下来,在西林寺旁边盖了一个龙泉精舍。太元十一年(386年),桓伊考虑到慧远门徒益众,精舍难容,便为他建了一座新的寺庙——东林寺,因为它处于西林寺之东。从此,慧远以东林寺为基地,三十六年迹不入俗,影不出山,“风流天下闻”。

慧远是一个具有为法忘躯的献身精神和充满政治智慧的僧人。他一生都在思考和践行着如何使佛教融入中国而又使佛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途径和办法,他做到了这一点。

生存的最好办法是融入。融入的最佳方式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那时的佛教还是刚刚进入中国的舶来品,人们对其充满着疑虑与猜测,与根深蒂固的儒教和土生土长的道教不可同日而语。接近儒道必须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独立于儒道之外更要对释教了然于胸,充满虔诚。

慧远儒释道兼通。他十三岁就随舅舅游学洛阳、许昌一带,接触并熟悉中国传统文化,“博综方经,尤善庄老”,二十一岁在恒山(今河南曲阳西北)聆听道安开讲《般若经》,恍然大悟,弃儒道而皈依佛门,从此,“以大法为己任,精思讽持,以夜续昼”,刻苦钻研佛学,很快就精熟了《般若经》,二十四岁开始登台讲经。慧远的讲经之法与众不同,他用佛典以外的中国传统典籍比附说明佛经义理,“引《庄子》义为连类”,使惑者明晓,听者开悟,受到普遍欢迎。师傅道

安非常赞赏,以为“使道流东国,其在远乎”。这一方法贯穿其一生,“虽老,讲经不辍”,并培养了一批禅学精深、学识俱佳的高足,“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引起了海内外的普遍关注和积极响应。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不期而至,望风遥集,就连“名流遐域,外国众僧”也都来向礼。

慧远以超然物外的姿态与朝廷、叛臣、农民起义军等各色人等广泛接触,不遗余力地宣扬和捍卫佛教的独立性。

公元392年,新任荆州刺史殷仲堪途经寻阳,到东林寺拜谒慧远。殷仲堪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玄学家和文学家,对《道德经》很有研究,而慧远则“内通佛理,外善群书”,是公认的佛学家和文学家。二人临涧松下,就佛道问题进行了一次深谈,留下了“泉边论《易》”的佳话。这次谈话双方印象深刻,慧远指流泉喻赞殷仲堪:“君侯聪明,若斯泉矣”,聪明泉因之得名;殷仲堪则叹称慧远:“识信深明,实难庶几”。后来,殷仲堪反叛朝廷,时任江州刺史的桓玄奉命征讨,得闻“泉边论《易》”的旧事,有意入山与慧远商谈征讨殷仲堪之事,慧远面对年轻气傲的桓玄面不改色,巧妙周旋:“愿你安稳,也愿殷仲堪无他。”一句话巧妙地化解了危机。

桓玄上山是在公元399年。此行有两个目的,一想目睹山中素王的风采,二想向慧远发难,压制佛教。及一相见,桓玄便咄咄逼人,诘问道:“不敢毁伤,何以剪削?”意指僧徒剃发,有违孝道。慧远不卑不亢,正色回答:“立身行道。”为弘法行道而抛妻别子,削发离亲,在所不惜。桓玄听后,连连称善,“不觉致敬”,为之心折,出山后对身边的人说慧远是生平所未见过的世外高人。公元402年,桓玄下令沙汰沙门,罢道还俗,一时间佛教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慧远听闻后铁肩担道义,挺身而出,致信桓玄,陈述护教理由,得到桓玄首肯,遂下令“唯庐山道德所居,不在搜简之列”。庐山佛教的危机被化解了。

桓玄并未放弃对佛教的打压,一再强调沙门应当守德敬王,与朝廷保持一致。慧远再次致书陈述,并在404年作《沙门不敬王者论》,从理论上进行论证和发挥,强调“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如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巧妙地化解了儒释间的矛盾。桓玄不得不诏令天下,允许沙门不敬王者。公元409年,镇南将军何无忌专程拜访慧远,就沙门袒服问题进行探讨。慧远敏锐地感到这是对佛教独立性的挑战,精心写就了《沙门袒服论》